

彼衆我寡，未能動俗。逮義熙中，謝益壽斐然繼作，才高詞盛，富艷難踪。固已含跨劉、郭，陵蹙潘、左。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、仲宣爲輔；陸機爲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陽爲輔。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詞之命世也。」

又云：「魏文帝詩，其源出於李陵，頗有仲宣之體。陳思王植詩，源出《國風》，骨氣奇高，詞采華茂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，繁溢今古，卓爾不群。嗟乎！陳思之於文章也，譬人倫之有周孔，鱗羽之有龍鳳，音樂之有琴笙，女工之有黼黻。俾爾懷鉛吮墨者，抱篇章而景慕，映餘輝以自燭。故孔氏之門，如用詩則公幹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陽、潘、陸，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。」

又唐元稹《杜甫墓志序》云：「建安之後，天下文士，遭罹兵戰，曹氏父子，鞍馬間爲文。往往橫槊賦詩。其道壯抑揚，冤哀悲離之作，尤極於古。晉世風概稍存，宋、齊之間，教失根本。蓋吟寫性靈，流連光景之文也。意義格力，固無取焉。陵遲至於梁、陳，淫艷刻飾，俳巧小碎之詞劇，又宋、齊之所不取也。」

由是觀之，當塗之世，允推曹氏，而孟德尤以樂府叙事擅長。如《蒿里》、《薤露》之類，竟可目爲古詩。子桓《燕歌行》襲漢武《秋風》而稍變之，遂爲七言所宗。回視平子《四愁》，轉覺氣韻之滯；陳思斷削精潔，自然沈健，其《謁帝承明廡》、《明月照高樓》諸作，非鄴中諸子可及。然以孟德《短歌》、《苦寒》例之，則風格之蒼勁，遠出二子之上。故放陶孫《詩評》云：「魏武如幽燕老將，氣韻沈雄。子建如三河少年，風流自賞。歸愚亦謂孟德猶是漢音，子桓以下，純乎魏響，洵不誣也。」

大抵孟德詩，時雜霸氣，自是劉、項一流人物，不當以詩家目之。子桓便娟婉約，能移人情。子建則五色相宣，八音朗暢，使才而不矜才，用博而不逞博，蘇、李以下，故推大家。而《美女篇》尤爲漢、魏壓卷，橫山《原詩》稱其意致幽渺，含蓄雋永，音節韻度，皆有天然姿態，層層搖曳而出，使人不可彷彿端倪，固是空千古絕作。靈運以八斗歸之，或在是歟？至於嵇懶阮狂，是其本性。然嵇詩托喻清遠，良有鑿裁。其四言詩尤多俊語，不襲風雅之體，開晉人之先聲。阮公《咏懷》，反覆零亂，興寄無端，和愉哀怨，傲詭不羈，令讀者莫求歸趣。其原出自《離騷》，蓋遭阮公之時，自應有阮公之詩也。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，則鑿矣。鍾記室云：「阮詩出於《小雅》，無雕蟲之功。《咏懷》之作，可以陶性靈，發幽思，言在耳目之內，情寄八荒之表，洋洋乎會於風雅，使人忘其鄙近，自致遠大。」漁洋亦云：「阮公綽有漢音，非鄴下諸子所可步趨。《咏懷》諸作，寄愁天上，埋憂地下，其胸次非復人世機關。」誠篤論也。

典午代興，斯文未泯，王士禛《古詩選叙錄》云：「茂先、休奔、二陸、三張，概乏風骨。惟太沖挺拔，崛起臨留。越石清剛，景純豪俊，不減於左。三公鼎足，此其盛也。過江而後，篤生淵明，卓絕後先，不可以時代拘墟矣。」歸愚亦云：「壯武之世，茂先、休奔，莫能軒輊，二陸、潘、張，亦稱奮衛。左太沖拔出衆流之中，胸次高曠，而筆力足以達之，自應盡掩諸家。鍾記室季孟於潘、陸之間，謂野於士衡，而深於安仁，太沖弗受也。過江以還，越石悲壯，景純超逸，足稱後勁。《詩品》：左思詩，其源出於公幹，文典以怨，頗爲精切，得風論之致。」又云：「士衡通膽具足，而鉤形無力，遂開排偶一家。西京以來，

空靈矯健之意，不復存矣。降自梁、陳，專工對仗，邊幅復狹，令閱者白日欲卧，未必非士衡鳥之濫觴也。」又云：「陶公以名臣之後，際易代之時，欲言難言，時時寄托，不獨《詠荊軻》一章也。六朝第一流人物，其詩自能曠世獨立，鍾記室謂其原出應璩，目為中品，一言不智，難辭厥咎矣。」又云：「晉人多尚放達，獨淵明有憂勤語，有自任語，有知足語，有悲憤語，有樂天安命語，有物我同得語。倘幸列孔門，何必不在季次、原憲下。其推崇可謂極致矣。然歸愚本橫山門下，語有自來。予按《原詩》嘗云：「陶潛胸次浩然，吐棄人間一切，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，詩家之方外，別有三昧也。游方以內者不可學，學之猶章甫適越也。唐人學之者，如儲光羲、韋應物，然韋既不如陶，儲又不若韋，總之俱不及其胸次耳。」旨哉其言乎！至於晉詩之衰，實緣風氣之變，故干寶《晉紀總論》謂學者以老、莊為宗，而黜六經，談者以虛薄為辯，而賤名檢；當官者以望空為高，而笑勤恪。故沈約《宋書》亦云：「在晉中興，玄風獨扇。為學窮於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。馳聘文辭，義彈於此。自建武暨於義熙，歷載將百。雖綴響聯詞，波屬雲委，莫不寄言上德，托意玄珠，道勳之詞，無聞焉耳。」洵乎其為當時公論歟！

若夫元亮知己，首推昭明。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》云：「鍾嶸評淵明詩，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。」余謂陋哉斯言，豈足以盡之。不若蕭統云：「淵明文章不群，辭彩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橫素波而傍流，干青雲而直上。語時事則指而可想，論懷抱則曠而且真。加以貞志不休，安道苦節。不以躬耕為耻，不以無財為病，自非大賢篤志，與道污隆，孰能如是乎？」此言

盡之矣。次為杜甫。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云：「陶潛、謝朓詩，皆平淡有思致，非後來詩人，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為也。老杜云：「陶詩不枝梧，風騷共推激，紫燕自超詣，翠駉誰翫劇」是也。」次為蘇軾，嘗謂：「淵明詩質而實綺，樸而實腴，自曹、劉、鮑、謝、李、杜諸人，皆莫及也。」次為黃庭堅，亦云：「寧律不諧，不使句弱；用字不工，不使句俗。此庚開府之所長也，然有意於為詩也。至於淵明，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。雖然巧於斧斤者，多疑其拙，窘於檢括者，輒病其放。孔子曰：「寧武子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」淵明之拙與放，豈可為不知者道哉！」次為真德秀云：「淵明詩，宜自為一編，以附於《三百篇》、《楚辭》之後，為詩之根本準則。又宋黃徹《漢詩話》云：「淵明心乎忠愛，非謂枯槁，其所以感嘆時世推遷者，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，非謂亂離；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，蓋以王室元元為懷也，俗士何以識之。」元陳繹曾《詩譜》亦云：「淵明心存忠義，心處閑逸，情真景真，事真意真，幾於十九首矣，但氣差緩耳。至其工夫精密，天然無斧鑿痕迹，又有出於《十九首》之表者。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。」

凡此諸論，即漁洋、橫山、歸愚推崇陶公之所本也，余故表而出之。若夫魏、晉名作，雖紛綸萬狀，莫可殫述，然不有論列，以資考較，亦何由而端趨向，因并錄如下：

曹操字孟德，仕漢獻帝為丞相，封魏王，子丕立，追諡武。

《短歌行》言當及時行樂也。

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？唯有杜康。

青背子矜，悠悠我心。但爲君故，沈吟至今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蘋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明明如月，何時可掇？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濶談讌，心念舊恩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。繞樹三匝，何枝可依。山不厭高，海不厭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屬思云：「月明星稀」四句，喻客子無所依托。「山不厭高」四句，言王者不却衆庶，故能成其大也。

《苦寒行》

北上太行山，艱哉何巍巍。羊腸坂詰屈，車輪爲之摧。樹木何蕭瑟，北風聲正悲。熊羆對我蹲，虎豹夾路啼。谿谷少人民，雪落何霏霏。延頸長嘆息，遠行多所懷。我心何拂鬱，思欲一東歸。水深橋梁絕，中路正徘徊。迷惑失故路，薄暮無宿栖。行行日已遠，人馬同時飢。擔糞行取薪，斧冰持作糜。悲彼東山詩，悠悠使我哀。

《薤露》

惟漢二十世，所任誠不良。沐猴而冠帶，知小而謀彊。猶豫不敢斷，因狩執君王。白虹爲貫日，已亦先受殃。賊臣執國柄，殺主滅宇京。蕩覆帝基業，宗廟以燼喪。播越西遷移，號泣而且行。瞻彼洛城郭，微子爲哀傷。沈云：此指何進召董卓事，漢末實錄也。

《蒿里行》

關東有義士，興兵討群凶。初期會盟津，乃心在咸陽。軍合力不齊，躊躇而雁行。勢利使人爭，嗣還自相戕。淮南弟稱號，刻璽於北方。鎧甲生蟻虱，萬姓以死亡。白骨露於野，千里無鷄鳴。

生民百遺一，念之斷人腸。沈云：此指本初公路戰，討董卓而不能成功也，借古樂府寫時事，始於曹公。

曹植。字子建，封平原侯，從臨淄，貶安鄉，改封鄄城王，徙徙魯東阿，加封陳王。年四十一卒，謚曰思。

《美女篇》美女者以喻君子。言君子有美行，願得賢君而事之。若不遇時，雖見徵求終不思也。

美女妖且閑，採桑岐路間。柔條紛冉冉，落葉何翩翩。攬袖見素手，皓腕約金環。頭上金爵釵，腰佩翠琅玕。明珠交玉體，珊瑚間木難。羅衣何飄揚，輕裾隨風還。顧盼遺光彩，長嘯氣若蘭。行徒用息駕，休者以忘餐。借問女安居？乃在城南端。青樓臨大路，高門結重關。容華耀朝日，誰不希令顏。媒氏何所營，玉帛不時安。佳人慕高義，求賢良獨難。衆人徒嗷嗷，安知彼所觀。盛年處房室，中夜起長嘆。沈云：寫美女如見君子品節，此不專以喻婦人。

《七哀詩》（續前篇）：痛而哀，感而哀，怨而哀，耳目聞見而哀，口嘆而哀，鼻酸而哀，謂之七哀。

明月照高樓，流光正徘徊。上有愁思婦，悲嘆有餘哀。借問嘆者誰？言是宕子妻，君行逾十年，孤妾常獨栖。君若清露塵，妾若濁水泥。浮沉各異勢，會合何時諧。願爲西南風，長逝入君懷。君懷良不開，賤妾當何依。沈云：此種大抵思君之詞，絕無華飾，情性結撰，其品最工。

嵇康。字叔夜，諱郡經人。拜中散大夫，鍾會譖殺之。

《雜詩》四言詩多俊語，不華仿三百篇，允爲晉人先聲。

微風清扇，雲氣四除。皎皎亮月，麗於高隅。興命公子，携手同車。龍驥翼翼，揚鑣踟躕。肅肅宵征，造我友廬。光燈吐輝，華幔長舒。鸞鶴酌醴，神鼎烹魚。弦超子野，嘆過綿駒。流咏大素，

俯贊玄虛。孰克英賢，與爾剖符。沈云：言歌謠道妙遊心恬淡，詎能以英賢之德，與爾分符而仕乎。

阮籍字嗣宗，陳留尉氏人。瑀子，辟太尉掾，進散騎常侍，改步兵校尉。

《咏懷》類延年曰：說者謂阮籍在晉文代，常應禍患，故發此歌耳。

一妃游江濱，逍遙順風翔。交甫懷環珮，婉孌有芬芳。猗靡情歡愛，千載不相忘。傾城迷下蔡，容好結中腸。感激生憂思，萱草樹蘭房。青沐烏誰施，其雨怨朝陽。如何金石交，一旦更離傷。  
沈云：即未見好德如好色意。

嘉樹下成蹊，東園桃與李。秋風吹飛蓬，零落從此始。繁華有憔悴，堂上生荆杞。驅馬舍之去，去上西山趾。一身不自保，何況戀妻子。凝霜被野草，歲暮亦云已。歲暮，隱指時亂也。一結見苦終則傾，有去之惟恐不遑意。

平生少年時，輕薄好弦歌。西游咸陽中，趙李相經過。娛樂未終極，白日忽蹉跎。驅車復來歸，反顧望三河。黃金百鎰盡，資用常苦多。北臨太行道，失路將如何。漢成帝數徵行，近幸小臣。趙李從微賤專寵，此借言遊俠之儔也。類延年注謂：趙飛燕、李夫人，恐不可從。

林中有奇鳥，自言是鳳皇。清朝飲醴泉，日夕栖山岡。高鳴徹九州，延頸望八荒。適逢商風起，羽翼自摧藏。一去昆侖西，何時復回翔。但恨處非位，愴恨使心傷。鳳皇本以喻國家之盛，今九州八荒，無可展翅，而遠去昆侖之西，於渾身之道得矣。其如處非其位何，所以愴然心傷也。

出門望佳人，佳人豈在茲。三山招松喬，萬世誰與期。存亡有長短，慷慨將焉知。忽忽朝日曠，行行將何之。不見季秋草，推折在今時。《十九首》後復有此種靈靈，文章一轉關也。

左思字太冲，臨淄人，征為秘書郎。

《咏史》八首

弱冠弄柔翰，卓犖觀群書。著論準過秦，作賦擬子虛。邊城苦鳴鏑，羽檄飛京都。雖非甲冑士，疇昔覽穰苴。長嘯激清風，志若無東吳。鉛刀貴一割，夢想聘良圖。左盼澄江湘，右盼定羌胡。功成不受爵，長揖歸田廬。

鬱鬱澗底松，離離山上苗。以彼徑寸莖，蔭此百尺條。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沈下僚。地勢使之然，由來非一朝。金張藉舊業，七葉珥漢貂。馮公豈不偉，白首不見招。

吾希段干木，偃息藩魏君。吾慕魯仲連，談笑却秦軍。當世貴不羈，遭難能解紛。功成耻受賞，高節卓不群。臨組不肯綬，對珪寧肯分。連璽曜前庭，比之猶浮雲。秦欽攻魏，司馬康諫曰：段干木賢者，而魏禮之，毋乃不可乎？秦君以爲然，乃止。見呂氏春秋。

濟濟京城內，赫赫王侯居。冠蓋陰四術，朱輪竟長衢。朝集金張館，暮宿許史廬。南鄰擊鐘磬，北里吹笙竽。寂寂揚子宅，門無卿相與。寥寥空宇中，所講在玄虛。言論準宣尼，辭賦擬相如。悠悠百世後，英名擅八區。

皓天舒白日，靈景耀神州。列宅紫宮裏，飛宇若雲浮。峨峨高門內，藹藹皆王侯。自非攀龍客，何爲歛來游。被褐出閭閻，高步追許由。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。許由千古。  
荆軻飲燕市，酒酣氣益震。哀歌和漸離，謂若傍無人。雖無壯士節，與世亦殊倫。高眇遠四

海，豪右何足陳。貴者雖自貴，視之若埃塵。賤者雖自賤，重之若千鈞。

主父宦不達，骨肉還相薄。買臣困樵採，伉儷不安宅。陳平無產業，歸來騎負郭。長卿還成都，壁立何寥廓。四賢豈不偉，遺烈光篇籍。當其未遇時，憂在填溝壑。英雄有迅速，由來自古昔。何世無奇才，遺之在草澤。

習習籠中鳥，舉翮觸四隅。落落窮巷士，抱影守空廬。出門無通路，枳棘塞中塗。計策棄不收，塊若枯池魚。外望無寸祿，內顧無斗儲。親戚還相蔑，朋友日夜疏。蘇秦北游說，李斯西上書。俯仰生榮華，咄嗟復離枯。飲河期滿腹，貴足不願餘。巢林栖一枝，可爲達士模。太冲咏史，不必專咏一人，專咏一事，咏古人而已之性情俱見，此千秋絕唱也，後惟明遠、太白能之。

劉琨字越石，中山人，永嘉時官大將軍都督并州。進司空并州都督，元帝渡江，加太尉，封廣武侯，被害。

《重贈盧諶》

握中有玄璧，本自荆山瑤。惟彼太公望，昔在渭濱叟。鄂生何感激，千里來相求。白登幸曲逆，鴻門賴留侯。重耳任五賢，小白相射鈞。苟能隆二伯，安問黨與讎。中夜撫枕嘆，相與數子游。吾衰久矣夫，何其不夢周。誰云聖達節，知命故不憂。宣尼悲獲麟，西狩涕孔丘。功業未及建，夕陽忽西流。時哉不我與，去乎若雲浮。朱實隕勁風，繁英落素秋。狹路傾華蓋，駭駟摧雙轡。何意百鍊剛，化爲繞指柔。拉雜繫會，自成絕調。

郭璞字景純，河東聞喜人，王導引爲參軍，補著作佐郎，遷尚書郎，又爲記室參軍，爲王敦所害，追贈弘農太守。

《游仙詩》本有托而言，坎壈咏懷其本旨也。

京華游俠窟，山林隱遁栖。朱門何足榮，未若托蓬萊。臨源挹清波，陵岡掇丹雘。靈巖可潛盤，安事登雲梯。漆園有傲吏，萊氏有逸妻。進則保龍見，退爲鶴審羝。高蹈風塵外，長揖謝夷齊。

雖縣萬魯門，風暖將爲災。吞舟涌海底，高浪駕蓬萊。神仙排雲出，但見金銀臺。陵陽挹丹溜，容城揮玉杯。姮娥揚妙音，洪崖領其頤。升降隨長烟，飄飄戲九垓。奇齡適五龍，千歲方嬰孩。燕昭無靈氣，漢武非仙才。飄然而來，載然而止，須玩章法。

陶詩篇篇可讀，今不採錄。

第十二篇 南北之浸微

詩至南北，風氣逾降，間有傑出之材，亦第一二可數而已。如沈約《宋書》所謂：靈運之興會標舉，延年之體裁明密，并方軌前哲，垂範後昆是也。《北史·文苑傳序》亦云：「永明、天監之際，太和、天保之間，洛陽江左，文雅尤盛。江左官商發越，貴於清綺；河朔詞義貞剛，重乎氣質。氣質則理勝其詞，清綺則文過其意。理深者便於時用，文華者宜於咏歌。」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。梁自大同之後，雅道淪缺，漸垂典則，爭馳新巧。簡文、湘東，啓其淫放，徐陵、庾信，分路揚鑣。其意淺而繁，其文匿而形，詞尚輕險，情多哀思。格以延陵之聽，蓋亦亡國之音也。

《雕龍·明詩篇》云：「宋初文咏，體有因革，莊、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儻探百字之偶，爭價一句之奇。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競也。」余按其語，蓋謂康樂之倫，窮極游覽。其詩以刻畫清峻相高，致一時成爲風尚。沈歸愚稱其經營慘澹，鈞深索隱，而一歸自然。山水開適，時遇理趣。匠心獨運，少規往則。建安諸公都非所屑，況士衡以下耶？」語極允當。

鍾嶸《詩品》亦云：「靈運名章迥句，處處閑起，屬典新聞，絡繹奔會。譬猶青松之拔灌木，白玉之映塵沙，未足貶其高潔也。延之體裁綺密，情喻淵深。湯惠休曰：「謝詩如芙蓉出水，顏詩如錯彩鑲金。」小謝惠連，才思敏捷，恨其蘭玉夙凋，故長轡未聘。《秋懷》、《搗衣》之作，雖復靈運銳思，何以加焉。希逸氣候清雅，不逮范、袁。然與屬閑長，良無鄙促。鮑照善製形狀寫物之詞，然貴尚巧似，不避險仄，頗傷清雅之調。齊吏部謝朓，一章之中，自有玉石。然奇章秀句，往往警道。足使叔源失步，明遠變色。善自發詩端，而未篇多頽，此意銳而才弱也。文通詩體總雜，善於摹擬。梁太常任昉，博物而動輒用事，所以詩不得奇。休文衆制，五言最優。雖文不至，其工麗亦一時之選。故當詞密於范，意淺於江。」余按鍾氏《詩品》、阮亨《詩話》恒不謂然，茲更錄其五言詩例如下，學者可以別其異同矣。

王士禛云：「宋代詞人，康樂爲冠，諸謝突，迭相映蔚。明遠篇體驚奇，在延年之上。謝之與鮑，可謂分路揚鑣。仲偉之品，於明遠多微詞，愚所未解。」又云：「齊有玄暉，獨步一代，元長輔之，自茲以外，未見其人。梁代右文，作者尤衆，繩以風雅，略其名位，則江淹、何遜，足爲兩雄。沈約、范雲、吳均、柳惲，差堪羽翼。固知此道真賞論定不誣，非可以東陽、零陵，身參佐命，遂堪劫持一代文柄也。陳朝寥寥，孝穆稱首，總持流品，視徐未宜并論。然華實兼美，殆欲過之，子堅聲靈蕪累，愧其名矣。」

北朝魏、齊之間，顏介最爲高唱。高啟曹短章，不減斛律金，二君可敵南朝沈慶之、曹景宗。至於邢郡魏收之流，未強人意。劉昶、蕭愨逾淮不化。昶字休道，宋文帝子。愨字仁祖，梁宗室子。亦未易才。北周寥寥，僅得子淵王褒、子山，二人之才，一時瑜亮。而鍾儀之悲，開府爲至矣。

沈德潛《說詩碎語》亦云：「詩至於宋，性情漸隱，聲色大開，詩運一轉關也。康樂神工默運，明遠廉俊無前，允稱二妙。延年聲價雖高，雕鑿太過，不無沉悶。要其厚重處，古意猶存。齊人寥寥，謝玄暉獨有一代，以靈心妙悟，覺筆墨之中，筆墨之外，別有一段深情名理。元長王融諸人，未齊肩背。蕭梁之代，君臣贈答，亦工艷情，風格日卑。隱侯短章，略存古體。文通、仲言，辭藻斐然。雖非出群之雅，亦稱一時作者。陳之視梁，抑又降焉。子堅、孝穆，略具體裁，專求佳句，差強人意云爾。北朝詞人，時流清響，庾子山才華富有，悲感之篇，常見風骨，所長不專在造句也。爾時徐、庾并名，恐孝穆華詞，賤乎其後矣。」

綜觀前後諸家之所品論，可知南北之際，詩人之能自樹者，於宋斷推靈運、明遠。其次延年、惠連。李白詩云：「中間小謝又清發。至齊爲玄暉、元長。於梁爲江淹、何遜，其次沈約。」於陳爲徐陵、江總。於北朝爲顏之推、劉昶、蕭愨、王褒。而庾蘭成江關蕭瑟，獨出冠時，足以結六朝之局，號一軍之殿

云。然其間氣節，則漫寫衰微矣。故宋大樽《茗香詩論》，嘗極慨之，亦謂國聞者所不可不知者也。

論云：齊、梁、陳、隋之格之降而愈下也，其由來安在？齊之王儉、韓蘭英先仕宋，劉繪後仕梁。梁之范雲、邱遲、任昉、張率、柳惲、周捨、徐勉先仕齊。庾信後仕北周。江淹、沈約先仕宋齊。陳之陰鏗、徐陵、沈炯、周宏正、張正見、顧野王先仕梁。江總先梁後隋。盧思道、薛道衡先仕齊及周。楊素、崔仲方先仕周及梁。偶指數之，皆詩人之名級故高者也。顧晉有陶靖節之高趣，又有東晉之沉遠，張翰之慮禍，郭璞之阻逆謀。宋亦有顏延之不受資供，沈慶之盡言諍諫，赫奕遐邇，世教賴焉。齊謝朓不從江祐之謀，王僧祐不交當世，風韻清疏。如孔稚珪微而不就，如顧歡猶有晉之遺風。梁以後如蕭子雲，不樂仕進者寥寥矣。陳之狎客通脫，以俳優自居者有之。至隋則晉王廣之絀立，其謀遂出自楊素，此其由來，非獨在慕榮利也。蓋廉耻道喪，且有使之然者矣。發乎情者，不止乎禮義。不止乎禮義，則無廉耻。無廉耻，安得有氣節？語其詩，不知其人，斤斤焉僅斥其詩格卑靡，定為下品之第，何異向名倡而責之曰「曷不綴道論以自娛」，豈不方圓其枘鑿哉！

又按近人丁福保有《詩論》一篇，於南北諸家升降之原，言之綦切。因節錄之，論云：宋孝武雕文織彩，遂開靈運之先，詩至是而為之一變。氣變而韶，色變而麗，體變而整，句變而琢，古之終而律之始也。謝靈運才高詞盛，富艷難踪，宛如出水芙蓉，尤稱獨絕。顏延年錯彩鑲金，辭氣重厚，有館閣之體。謝惠連才思富捷，又工綺麗歌詠，推為風人第一。鮑明遠文詞俊逸，壯麗豪放，如珊瑚琅玕，木難火齊，弗資鏤琢，而自有偉觀。湯惠休秀色未韶，綺情未艷，良由表淺，以故韻微。齊詩

纖巧，琢之字句之間，色澤愈工，性情愈隱。惟謝玄暉清綺絕倫，幽艷而韻，如洞庭美人，芙蓉衣而翠羽旗，絕非世間物色。故沈休文嘆為二百年來無此詩也。梁詩妖艷，益為靡靡，武帝啓齒揚芬，其臭如幽蘭之噴，詩中得此，亦稱絕代之佳人矣。簡文辭藻艷發，雅好賦詩，然瘠語纖詞，時號「宮體」。以南面之尊，效閭閻之製，以是知此位之不終矣。沈約佳處野削，清瘦可愛。其聲韻如閭閻疏鐘，建章清漏，自有節度，唐諸家聲律皆出於此。柳惲姿態橫生，「亭皋木葉下，隴首秋雲飛」，王融見而嗟賞。江淹情遠詞麗，才思有餘。雜擬之作，曲盡心手之妙，然尚有才盡之嘆。任昉托體淵雅，而嫌於幅窄。范雲宛轉流利，如寸草之莖，疏花點點，生氣俱存。丘遲點綴明媚，如落花依草。王僧孺飄逸而多用新事，時人重其富博。庾肩吾推煉精工，是聲律絕技。吳均好為傑句，清拔而有古氣。何遜意境清微，幽芳獨賞，叙懷述憤，是其所優。杜甫曰「能詩何水部」，信非虛賞。而顏之推謂其每病辛苦，饒貧寒氣，非篤論也。陳詩最輕，常以飄揚無依，後主以綺艷相高，極於淫蕩，所存者祇是綺羅粉黛。陰鏗風華自布，幽韻親人。陳詩得此，尤為不易。徐陵氣韻高迥，不煩組練，文采自成，豈曰孝穆才情，僅嫻宮體而已哉！張正見如春幃彩勝，金翠熠熠，聯以珠璣，緯繡纖麗。其高韻凌空，奇情破冥，又當與肩吾對壘。江總麗藻浮艷，為後主所愛幸，當時謂之狎客。北魏以溫子昇為最，濟陰王暉業嘗云：「江左文人，宋有顏延之、謝靈運，梁有沈約、任昉，我子昇足以陵顏、饒謝、含任、吐沈。」南人問庾信曰：「北方文士何如？」信曰：「惟有韓陵山一片石，堪共語。」薛道衡、盧思道少解把筆，自餘嗚狗吠聒耳而已。溫子昇嘗作韓陵山寺碑，信讀而善之，故謂堪與共

衡、盧思道少解把筆，自餘騷鳴狗吠聒耳而已。溫子昇嘗作韓陵山寺碑，信讀而善之，故謂堪與共

陳去病全集 詩賦論著集一 詩學綱要

一三九

語也。北齊以蕭愨為最，芙蓉露下落，楊柳月中疏，擅名千古矣。北周以庾信為最，史評其詩曰：「綺艷。」杜甫稱之曰：「清新。」又曰：「老成。」綺而有質，艷而有骨，時而不薄，新而不尖，此所以為老成也。溯自建安以來，日趨於艷，魏艷而豐，晉艷而綺，宋艷而麗，齊艷而纖，陳艷而浮。律句始於梁陳，而古道遂以不振，雕飾盛而本質衰也。

### 第十三篇 隋時之回蕩

詩至於隋，殆剝極而復之時歟？然亦甚難言也。如楊素之賦，逆，窮極凶惡，而詩則高古如有道之士，一可怪也。楊廣罪通於天，而詩在諸帝王中，獨出唐太宗靡體之上，二可怪也。故《北史·文苑傳叙》有云：「煬帝冬至受朝詩」及《擬飲馬長城窟》并存雅體，歸於典制。雖意在騷淫，而詞無浮瀆。故當時綴文之士，遂得依而取正焉。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。」又云：「素嘗以五言詩七十字，贈播州刺史薛道衡，詞氣穎拔，風韻秀上，為一時盛作。未幾而卒，道衡曰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若是乎？」洵篤論也。然楊廣性特忌克，不欲人出其右。薛道衡死，曰更能作「空梁落燕泥否」？王胄死，曰「庭草無人隨意綠」，更能作此語耶？道衡字玄卿，河東汾陰人，專精好學，甚著才名，官至儀同三司。嘗撰樂府，名《昔昔鹽》，有燕泥句。嗣緣上《文帝頌》，觸廣之忌，竟為所害。胄字承基，以文詞為煬帝所重，官著作佐郎，與虞綽齊名。後進之士，咸以二

人為準的。帝嘗自東都還京師，賜天下大酺，因為五言，語胃和之，帝覽稱善，謂侍臣曰：「氣高致遠，歸之於胄；詞清體潤，其在世基；意密理新，推庚自真，過此者未可以言詩。」則當時作者，亦略可見矣。世基姓虞，字茂世，餘姚人。徐陵見之，許為今之潘、陸。嘗為五言詩見意，性理凄切，世以為工，莫不吟咏，與弟世南齊名。自直隸川人，官著作佐郎，解屬文，尤善五言，為廣所愛。王士禛云：「隋混一南北，煬帝之才，實高群下。《長城》、《白馬》二篇，殊不類陳、隋間人。楊處道沈雄華瞻，風骨甚道，已辟唐人陳、杜、沈、宋之軌，餘子莫及。」沈德潛亦云：「隋煬帝艷情篇什，同符後主。而邊塞諸作，鏗然獨異，剝極將復之候也。楊素幽思健筆，詞氣清蒼，後此射洪、曲江，起衰中立，此為勝、廣。其推崇不亦極至歟！要之由齊以至初唐，均可謂之齊梁體。而其體之興，實由於齊。永明朝，沈約創為四聲八病之說，由是一簡之內，音韻不同，二韻之間，輕重悉異。其文二句一聯，四句一絕，聲韻相避，文字不可增減。惟江淹不染厥弊，梁武亦不知平上去入，其詩仍遵太康、元嘉舊體。外此悉風靡草偃矣。及隋代而漸趨趨向，虞世南、陳子良輩皆由隋入唐，俾唐代文風之盛，得此階梯，不可謂非騷壇之幸事也。茲略探隋詩如下，以見一斑。

煬帝姓楊名廣，隋文帝第二子。初封晉王，監攝太子，得立為太子。又五年，弑父自立，在位十二年，為宇文化及所弑。有集五十五卷。

《飲馬長城窟行不從征群臣》：

肅肅秋風起，悠悠行萬里。萬里何所行？橫漢築長城。豈台小子智，先聖之所營。樹茲萬世

策，安此億兆生。詎敢憚焦思，高枕於上京。北河秉武節，千里卷戎旌。山川互出沒，原野窮超忽。縱金止行陣，鳴鼓興兵卒。千乘萬騎動，飲馬長城窟。秋昏塞外雲，霧暗關山月。綠巖驛馬上，乘空烽火發。借問長城候，單于入朝謁。濁氣靜天山，晨光照高閣。釋兵仍振旅，要荒事方畢。飲至告言旋，功歸清廟前。

《白馬篇》

白馬金貝裝，橫行遼水傍。問是誰家子？宿衛羽林郎。文犀六屬鏡，寶劍七星光。山虛弓響徹，地迴角聲長。宛河推勇氣，隴蜀擅威強。輪臺受降虜，高關剪名王。射熊入飛觀，校獵下長楊。英名狀術霍，智策蔑平良。烏夷時失禮，舟服犯邊疆。徵兵集薊北，輕騎出漁陽。進軍隨日暈，挑戰逐星芒。陣移龍勢動，管開虎翼張。衝冠入死地，擲臂越金湯。塵飛戰鼓急，風交征旆揚。轉門平華地，追奔掃鬼方。本持身許國，況復武功彰。會令千載後，流譽滿滄宮。沈德潛云：二章氣體自開大，而骨力未能振起，故知風格初成，實事未備。

《楊素》字處直，弘農華陰人。封越國公。晉王廣之統立，素之謀也。有集十卷。

《山齋獨坐贈薛內史二首》

居山四望阻，風雲竟朝夕。深溪橫古樹，空巖臥幽石。日出遠岫明，鳥散空林寂。蘭庭動幽氣，竹室生虛白。落花入戶飛，細草當階積。桂酒徒盈樽，故人不在席。薄暮山之幽，臨風望羽客。巖壑澄清景，景清巖壑深。白雲飛暮色，綠水激清音。澗戶散餘彩，山窗凝宿陰。花草共榮

映，樹石相陵臨。獨坐對陳榻，無客有鳴琴。寂寂幽山泉，誰知無悶心。沈德潛云：此人亦復狂疏，而詩格清遠，轉似出世高人，真不可解。

《贈薛播州十四首》錄九。

在昔天地閉，品物屬屯蒙。和平替王道，哀怨結人風。麟傷世已季，龍戰道將窮。亂海飛群水，賈日引長虹。干戈異革命，揖讓非至公。沈云：舊句是好禮語，曹孟德時或有此。

兩河定寶鼎，八水域神州。函關絕無路，京洛化烏邱。漳滏爾連沼，涇渭余別流。生郊滿戎馬，涉路起風牛。班荆疑莫遇，贈綺竟無由。

道昏雖已明，政故獨未新。刻舟洄水際，結網大川濱。出游迎釣叟，入夢訪幽人。植林雖各樹，開榮豈易春。相逢一時泰，共幸百年身。沈云：「植林」一聯，言己與薛各奮事功，道詞甚佳。

在昔積歲時，契闊同游處。閨闈既趨朝，承明遠宴語。上林陪羽獵，甘泉侍清曙。迎風含暑氣，飛雨淒寒序。相顧惜光陰，留情共延伫。

酒酒彼江漢，實為南國紀。作牧求明德，若人應斯美。高卧未辜帷，飛聲已千里。遠望白雲天，日暮秋風起。峴山君儻游，汨落應無已。

漢陰政已成，嶺表人猶蠶。彈冠北方新，還珠總如故。楚人結去思，越俗歌來暮。陽鳥尚歸飛，別鶴還回顧。君見南枝巢，應思北風路。

養病願歸閑，居榮在知足。沈云：遲茂陵下，優游滄海曲。故人情可見，令人遊路矚。荒居接野

窮，心物俱非俗。桂樹芳叢生，山幽竟何欲。

秋水魚游日，春樹鳥鳴時。濛濛暮共往，幽谷有相思。千里悲無鷲，一見杏難期。山河散瓊蕊，庭樹下丹滋。物華不相待，遲暮有餘悲。

衡悲向南浦，寒色黯沉沉。風起洞庭險，烟生雲夢深。獨飛時暮侶，寡和乍孤音。木落悲時暮，時暮感離心。離心多苦調，詎假雅門琴。沈云：從天下之亂，說到定鼎，次說求材，次說立朝，次說辭之出守，頌

窮，心物俱非俗。桂樹芳叢生，山幽竟何欲。  
秋水魚游日，春樹鳥鳴時。濛濛暮共往，幽谷有相思。千里悲無駕，一見杳難期。山河散瓊蕊，庭樹下丹滋。物華不相待，遲暮有餘悲。

銜悲向南浦，寒色黯沉沉。風起洞庭險，烟生雲夢深。獨飛時暮侶，寡和乍孤音。木落悲時暮，時暮感離心。離心多苦調，詎假雅門琴。沈云：「從天下之亂，說到定鼎，次說求材，次說立朝，次說辭之出守，領其政成，次說已之歸閑，未致相思之意。」題雖奇，須具此筆法。未嘗不排，而不覺排偶之迹，骨高也。

薛道衡字玄卿。有集二十卷。

《昔昔鹽》：沈云：「昔昔，猶夜夜也。鹽，引之轉訛也。」

垂柳覆金堤，蘼蕪葉復齊。水溢芙蓉沼，花飛桃李蹊。採桑秦氏女，織錦賣家妻。關山別蕩子，風月守空閨。恒斂千金笑，長垂雙玉啼。盤龍隨鏡隱，彩鳳逐帷低。飛魂同夜鶴，倦腹憶晨鷄。暗牖懸蛛網，空梁落燕泥。前年過代北，今歲往遼西。一去無消息，那能惜馬蹄。沈云：「暗牖二句，從張景陽《昔昔依空牆，蜘蛛網四屋」化出，而其發原，則在伊或在室，蟬蛩在戶，但後人愈巧耳。」

### 第十四篇 古今體詩格之成立

自蘇、李、枚乘之倫，首創五言，歷魏晉南北，以迄於隋，凡諠吟咏，僅謂之詩。或曰樂府，固未

嘗有古今律絕之分也。及唐初而諸體始判，其詩格亦益詳備。然則初唐者，殆結往古詩人之局，而開來今之風氣者歟！由今考之，最初著稱者為虞世南，其《從軍行》一章，雖不脫陳、隋體格，而追琢精警，漸開風氣。次為魏徵，《奉使出關》之作，氣骨高古，一變纖靡，為盛唐風格之導觴。至陳伯玉出，奪魏晉之風骨，變梁陳之俳優，讀《感遇》諸章，如入黃初之室，張曲江繼之，而五古始振，七言托始《柏梁》，魏宋之間，時多傑作。至初唐而王勃之《滕王閣》，盧照鄰之《長安古意》，駱賓王之《帝京篇》，劉希夷之《代悲白頭翁》，張若虛之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俱推妙品。然對仗工麗，上下蟬聯，猶沿六朝遺派，未極蒼勁渾厚之致。正少陵所謂「劣於漢魏，近風騷」也。獨明何大復謂，其得風人之正，而以少陵之沉鬱頓挫為變體，因作《明月篇》以擬之，未免過當，宜漁洋之以「刀圭誤人」相誚也。然四傑之功亦未盡可沒，蓋沈、宋律體之完成，實基於此。考律詩之興，其來已久，梁范雲《巫山高》云：「巫山高不極，白日隱光輝。靄靄朝雲去，冥冥暮雨歸。巖巖獸無跡，林暗鳥疑飛。枕席竟誰薦？相望徒依依。」中四句相對，允為五律之濫觴。他若邵陵王綸之《閨怨》云：「塵鏡朝朝掩，寒衾夜夜空。若非新有悅，何事久西東。」《見姬人》云：「此來妝點異，今世撥鬟斜。却扇承枝影，舒衫受落花。」以及梁元帝、何遜、吳均、顧野王、徐陵、庾信之屬，類皆研精聲律，工於對偶，而沈約之「山光浮水至，春色犯寒來」，《乞食》詩，神情兼至，尤稱名雋。陰鏗《昭君怨》、《夾池竹》，則居然咏史體物，平仄妥帖矣。至唐太宗明皇，并工此體。其《幸蜀至劍門》詩，雄健有力，開盛唐先聲。以至尊而為風雅倡，宜乎沈宋之軀然奮起也。同時又有排律之體，昉自薛道衡之《昔昔鹽》與盧思道

之《游梁城》，本徐、庾之製，而加以峻整。其詩初祇六韻，或爲八韻，至少陵乃得百韻，亦律中一偉觀也。考長律之製，肇自顏、謝。及梁、庾丹之《秋闕有望》，而體格益整，吳均之《贈柳真陽》、《任黃門》、《江潭怨》，徐悱之《白馬》、《古意》二篇，俱足爲排律之祖。但純順自然，當屬諸唐。觀於玄宗《早渡蒲關》一首，藻采鮮明，氣勢穩稱。王荆公《百家詩選》用爲壓卷，信有見也。若夫七言律詩，其源本出樂府。如沈佺期之《龍池古意》，及張說之《舞馬千秋萬歲詞》，崔顥之《雁門胡人歌》，俱顯然可證。考《新唐書·禮樂志》云：「帝賜第隆慶坊，坊南地變爲池，即位後作《龍池樂》，姚崇等共作樂章十章，沈作其第三章也。詩云：『龍池躍龍龍已飛，龍德先天天不違。池開天漢分黃道，龍向天門入紫微。邸第樓臺多氣色，君王鳧雁有光輝。爲報寰中百川水，來朝此地莫東歸。』」《古意》樂府作《獨不見》，唐初七律，當以此爲壓卷。蓋其對仗整齊，聲調諧暢，自成律體之定格耳。然推厥原始，則梁簡文《春情》之作，已具七律雛形。庾信《烏夜啼》，更覺完善。而沈君攸之《薄暮動弦歌》諸章，則儼然七言排律體矣。是七律源流，亦略可溯。而五七絕之興，均源於古之樂府歌詞。如《枯魚過河泣》、《菟絲從長風》、《高田種小麥》、孫皓《童謠》之《阿童復阿童》，與張衡《定情》之歌，季鷹《思歸》之作，俱是也。至梁簡文《春別》詩「別觀葡萄帶實垂，江南豈蕤生連枝。無情無意猶如此，有心有恨徒別離」，則體製更形吻合矣。惟至四傑，而神韻始全。王勃五絕，優柔不迫，尤有一唱三嘆之音。七絕在唐初，則味在酸咸之外。如王勃之「人情已厭南中苦，鴻雁那從北地來」，杜審言之「獨憐京國人南竄，不似湘江水北流」，張敬忠之「即今河畔冰開日，正是長安花落時」，初讀之

## (甲) 虞、魏

虞世南，字伯施，餘姚人，世基之弟。文章婉孌，爲徐陵所稱。仕隋官秘書郎，入唐初爲秦府記室參軍。終弘文館學士秘書監，有集三十卷。其《從軍行》云：「塗山烽候驚，弭節度龍城。冀馬樓蘭將，燕犀上谷兵。劍華寒不落，弓曉月逾明。凜凜嚴霜節，冰壯黃河絕。蔽日卷征蓬，浮天散飛雪。全兵值月滿，精騎乘膠折。結髮早驅馳，辛苦事旌麾。馬凍重關冷，輪摧九折危。獨有西山將，年年屢數奇。」

魏徵，字元成，曲城人。仕唐封鄭國公，知門下省事。有集二十卷。其《出關》云：「中原還逐鹿，投筆事戎軒。縱橫計不就，慷慨志猶存。杖策謁天子，馭馬出關門。請纓擊南越，憑軾下東藩。鬱紆陟高岫，出沒望平原。古木鳴寒鳥，空山啼夜猿。既傷千里目，還驚九折魂。豈不憚艱險，深懷國士恩。季布無二諾，侯嬴重一言。人生感意氣，功名誰復論。」

## (乙) 四傑

王勃，字子安，龍門人。文中子通之孫，六歲善文辭。未冠應舉及第，以省父交趾，渡海溺水死，年二十八。作文初不精思，引被而卧，忽起書之，不異一字，時人謂之腹稿。有集三十卷。其

王勃，字子安，龍門人。文中子通之孫，六歲善文辭。未冠應舉及第，以省父交趾，渡海溺水死，年二十八。作文初不精思，引被而臥，忽起書之，不易一字，時人謂之腹稿。有集三十卷。其

《游三覺寺》云：「杏閣披青磴，雕臺拱紫岑。葉齊山路狹，花積野壇深。蘿幌栖禪隱，松門聽梵音。遠忻陪妙躅，延賞滌煩襟。」雖已開律詩格調，而詞旨纖麗，尚未脫陳、隋餘習。至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一首，則高振唐音矣。

楊炯，華陰人。年十一，舉神童，授校書郎，爲崇文館學士。恃才簡倨，人不容之。遷盈川令卒。初聞人譽以四傑，曰：「吾愧在盧前，耻居王後。」張說曰：「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，酌之不竭，既優於盧，亦不減王也。」有集三十卷。

盧照鄰，字昇之，范陽人。有集二十卷，其《長安古意》云：「長安大道連狹斜，青牛白馬七香車，玉轡縱橫過主地，金鞭絡繹向侯家。龍銜寶蓋承朝日，鳳吐流蘇帶晚霞。百丈游絲爭遶樹，一群嬌鳥共啼花。游蜂戲蝶千門側，碧樹銀臺萬種色。複道交窗作合歡，雙闌連覺垂鳳翼。梁家畫閣天中起，漢帝金莖雲外直。樓前相望不相知，陌上相逢詎相識？借問吹簫向紫烟，曾經學舞度芳年。得成比目何辭死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比目鴛鴦真可羨，雙去雙來君不見？生憎帳額繡孤鸞，好取門簾貼雙燕。雙燕雙飛繞畫梁，羅幃翠被鬱金香。片片行雲著蟬鬢，纖纖初月上鴉黃。鴉黃粉白車中出，含嬌含態情非一。妖童賣馬鐵連錢，娼婦盤龍金屈膝。御史府中烏夜啼，廷尉門前雀欲栖。隱隱朱城臨玉道，遙遙翠幃沒金堤。挾彈飛鷹杜陵壯，探丸借客渭橋西。俱邀俠客芙蓉劍，共宿娼家桃李蹊。娼家日暮紫羅裙，清歌一轉口氛氳。北堂夜夜人如月，南陌朝朝駿似雲。南陌北堂連北里，五劇三條控三市。弱柳青槐拂地垂，佳氣紅塵暗天起。漢代金吾千騎來，翡翠屠蘇

鸚鵡杯。羅襦寶帶爲君解，燕歌趙舞爲君開。別有豪華稱將相，轉日回天不相讓。意氣由來排灌夫，專權判不容蕭相。專權意氣本高雄，青虬紫燕坐春風。自言歌舞長千載，自謂驕奢凌五公。節物風光不相待，桑田碧海須臾改。昔時金階白玉堂，即今惟見青松在。寂寂寥寥楊子居，年年歲歲一床書。獨有南山桂花發，飛來飛去襲人裾。」

駱賓王，義烏人。七歲善屬文，尤擅五言。其《帝京篇》，時稱絕唱。又爲徐敬業討武曌，事敗不知所終。有集十卷。

(丙) 陳、杜、沈、宋

陳子昂，字伯玉，梓州射洪人。少以富家子，尚氣，後來感悔。舉進士第，武后朝，官靈臺正字，遷右拾遺。以其父爲縣令段簡所辱，遽還鄉里，并繫獄中，憂憤卒。唐興，文章承徐、庾餘風，駢麗

《魏晉》。子昂橫制頽波，始歸雅正。李杜以下，咸推重之。有集十卷。

杜審言，字必簡，襄陽人。善五言，與李嶠、崔融、蘇味道爲四友。有集十卷。其《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》云：「獨有宦游人，偏驚物候新。雲霞出海曙，梅柳渡江春。淑氣催黃鳥，晴光轉綠蘋。忽聞歌古調，歸思欲沾巾。」頗開盛唐風韻。

沈佺期，字雲卿，內黃人。善七言詩，仕終太子少詹事，開元初卒。建安後，訖江左，詩律屢變。至沈約、庾信，以音韻相婉附，屬對精密。及佺期與宋之問，尤加靡麗。回忌聲病，約句準篇，如錦繡成文，學者宗之，號爲沈宋。語曰：「蘇李居前，沈宋比肩。」有集十卷。

宋之問，一名連字，延清弘農人。仕爲修文館學士，睿宗即位賜死。有集十卷。其《途中寒食》云：「馬上逢寒食，愁中屬暮春。可憐江浦望，不見洛橋人。北極懷明主，南溟作逐臣。故園腸斷處，日夜柳條新。」起伏頓挫，照應分明，自成正格。

### 第十五篇 唐詩之極盛

詩至於唐，盛極矣。然其間綿延至三百年之久，則盛衰升降，寧無差別。據宋嚴羽《滄浪詩話》，即有唐初、盛唐、大曆、元和、晚唐五體之分。至明高廷禮棟撰《唐詩品彙》，復有初、盛、中、晚之別。而每體之中，又分正始、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、接武、正變、餘響、旁流爲九格。大要以初唐爲正始，盛唐爲正宗，爲大家，爲名家，爲羽翼，中唐爲接武，晚唐爲正變，爲餘響，方外，異人等爲旁流。所析頗爲明了，故一時宗之。茲列其概如下：

(一) 初唐派 由高祖武德初，至玄宗開元初，凡一百年。其人如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，號四傑。蘇味道、李嶠、崔融、杜審言，稱四友。而陳子昂、張九齡、沈佺期、宋之問諸家并屬之。

(二) 盛唐派 由開元至代宗大曆，凡五十餘年。其人如李、杜齊名外，則有王維、李頎、高適、岑參四子，亦稱高、岑、王、孟浩然。而崔顥、王灣、常建、賈至、儲光羲、王之渙、王昌齡諸家并屬之。

(三) 中唐派 由大曆初至文宗太和九年，凡七十餘年。其人如盧綸、吉中孚、韓翃、錢起、司空

曙、苗發、崔峒、耿湓、夏侯審、李端，號十才子。起又與郎士元齊名，時爲之語曰：「前有沈宋，後有錢郎。」而韋應物、劉長卿、柳宗元、韓愈、李如珪、孟郊、賈島、劉叉、盧仝、皇甫冉、戴叔倫、李益、劉禹錫、元稹、白居易、張籍、王建、李賀諸家并屬之。元、白亦稱元和派，其歌行或號長慶體。

(四) 晚唐派 由文宗開成初，至昭宗天祐三年，凡八十餘年。其人如溫庭筠、李商隱、韓偓、杜牧、羅隱、許渾、馬戴、李頻、趙嘏、朱慶餘、司空圖、方干、皮日休、陸龜蒙諸人并屬之。

觀上所述，則有唐三百年騷壇名彥，已大略可睹。然漁洋《古詩選》，於五言獨取伯玉、曲江、太白、韋、柳五家。七言亦僅取李嶠、宋之問、張說、王翰、王維、李頎、高適、岑參、李白、杜甫、韓愈十一家，及附錄者王昌齡、崔顥、李商隱三人，何也？蓋姜西溟云：「齊、梁、陳、隋之詩，雖遠於古，尚不失爲古詩餘派。唐賢風氣，自爲畛域，以成其爲唐人之詩。獨此五人，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，可謂變而不失於古。」漁洋亦云：「開元、大曆，七言始盛。太白馳聘筆力，自成一派。工部集古今之大成，七言大篇，尤爲前所未有，後所莫及。蓋天地元氣之奧，至杜而始發之。其能步趨者，貞元、元和間，韓愈一人而已。」以余觀之，王氏之見，於五言殆取其復古，七言則矜創獲耳。歸愚《別裁》略本斯旨，故其言曰：「陳伯玉力掃俳優，直追曩哲。張曲江、李供奉風裁各異，原本阮公。唐體中能復古者，以三家爲最。過江以後，淵明胸次浩然，天真絕俗，當於言語意象外求之。唐人祖述者，王右丞得其清腴，孟山人得其閑遠，儲太祝得其真樸，韋蘇州得其沖和，柳柳州得其峻潔。氣體風神，超然埃壘之外。」又云：「蘇李十九首後，大率優柔善入，婉而多風，獨少陵材力標舉，篇幅